



論反對派

1933
浦江書局出版

論 反 對 派



斯 大 林 著

■ 每 冊 實 價 大 洋 一 元 ■



版 權 所 有

一 九 五 二 年 十 一 月 七 日 初 版

上 海

中 華 書 店 印 行

論 反 對 派

目 錄

托洛斯基主義還是列寧主義？	1—27
一 關於十月暴動的幾件事實	1
二 黨和十月暴動的準備	7
三 托洛斯基主義還是列寧主義呢？	18
論聯共黨內反對派聯盟	29—41
一 在十月革命底性質和前途這個基本問題上，「新 反對派」變為托洛斯基主義	31
二 反對派聯盟底實際政綱	34
三 反對派聯盟之革命的詞句與機會主義的行動	38
四 結論	41
論聯共黨內社會民主主義的傾向	43
(上)報告	43—140
一 反對派聯盟發展底主要階段	43—92
(一)第一個階段	44
(二)第二個階段	45
(三)第三個階段	46
(四)第四個階段	47
(五)列寧與黨內派別問題	48
(六)反對派聯盟崩壞底經過	50
(七)反對派聯盟所希望的是甚麼？	51
二 反對派聯盟根本的錯誤	53

(一) 幾個預先的說明	53
(二) 列甯主義呢，還是托洛斯基主義？	57
(三) 聯共第十四次代表會議底決議案	69
(四) 『新反對派』轉到托洛斯基主義的過程	71
(五) 托洛斯基，斯密格，拉狄克等同志的含糊回答	75
(六) 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前途問題，有左右一切的意義	79
(七) 反對派聯盟底政治前途	81
三 反對派在政治上與組織上的錯誤	84
四 幾個總結	89
(下) 結論	92—140
一 幾個普通問題	92
(一) 馬克斯主義不是教條，而是行動的指南	92
(二) 列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幾點解釋	100
(三) 論資本主義各國發展不平衡性	104
二 加水業夫同志是托洛斯基同志底清道夫	107
三 不堪設想的糊塗，還是季諾維夫同志所謂革命精神與國際主義？	115
四 托洛斯基假造列甯主義	121
(一) 托洛斯基同志的把戲，還是『不斷革命』問題	121
(二) 用引證來玩把戲呢，還是托洛斯基同志在假造列甯主義	128
(三) 『小事』與奇貨	133

五 反對派底實際政綱、黨的要求·····	135
六 總結·····	138
再論聯共黨內社會民主主義的傾向·····	141—258
(上)報告·····	141—188
一 幾個預先的解釋·····	141
(一)黨內發展的矛盾·····	141
(二)黨內矛盾的來源·····	146
二 蘇聯共產黨內反對派的特點·····	149
三 聯共黨裏的分歧·····	155
(一)社會主義建設的幾個問題·····	155
(二)「休養」的條件·····	159
(三)革命底「民族的」任務和國際的任務之 一致與不可分離·····	160
(四)社會主義建設問題的歷史·····	162
(五)目前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之特別重要 的意義·····	167
(六)論革命的前途·····	170
(七)問題的實質·····	172
(八)論勝利的希望·····	173
(九)實際的政治上的分歧·····	175
四 反對派的實際工作·····	177
五 無產階級專政的敵人爲甚麼稱讚反對派·····	180
六 反對派聯盟的失敗·····	184
七 聯共第十五次代表會議的實際意義·····	187
(下)結論·····	188—258

一	幾個說明	188
	(一) 我們需要的是事實，而不是臆造與謠言	188
	(二) 爲甚麼無產階級專政的敵人要稱讚反對派	194
	(三) 錯誤之種類	198
	(四) 季諾維夫心目中的無產階級專政	201
	(五) 托洛斯基底神父箴言	204
	(六) 季諾維夫是錄引馬克思、恩格斯、列寧的小學生	207
	(七) 季諾維夫心目中的修正主義	215
二	在一個資本主義國內社會主義勝利的問題	218
	(一) 在帝國主義時代，在一國內無產階級革命底先決條件	218
	(二) 季諾維夫怎樣「玩弄」列寧	227
三	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問題	230
	(一) 反對派的『把戲』與列寧黨的『民族改良主義』	230
	(二) 在蘇聯之內，我們正在建設而且能夠完全建成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	239
	(三) 我們聯合着世界無產階級建設社會主義	248
	(四) 蜕化問題	250
四	反對派與黨內一致問題	252
五	結論	256
	中國革命問題	259—263
一	中國革命的前途	259

二	中國革命第一階段	•260
三	中國革命第二階段	262
四	反對派的錯誤	265
	與中國勞動大學學生的談話	267—286
	中國革命和共產國際的任務	287—307
一	幾個小的問題	287
二	農民土地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基礎	289
三	屠殺共產黨員的南京右派國民黨與聯合共產黨員的武漢左派國民黨	295
四	關於中國工農代表蘇維埃問題	297
五	兩條戰線	304
	俄國反對派的政治面目	309—319
	托洛斯基反對派之過去與現在	321—344
一	幾個小問題	321
二	論反對派的『政綱』	326
三	列寧論辯論與一般反對派	329
四	反對派與『第三種力量』	329
五	反對派如何『準備』這次代表大會	333
六	從列寧主義走到托洛斯基主義	336
七	近年來本黨政策的幾個重要的總結	338
八	退後到阿雪洛德那裏去了	341

托洛斯基主義還是列寧主義？

(一九二四年在蘇聯全國總工會
中央委員會黨團會議上的演說)

同志們，在加米業夫同志底詳細報告以後，我所要說的話很少。因此，只來揭穿托洛斯基及其同道者所散播的一些妄談：關於十月暴動，在此暴動中托洛斯基底作用，黨與準備十月革命等問題上的許多傳聞。此地我又要說到托洛斯基主義，是一種特殊的思想，與列寧主義水火不相容，同時，要講到與托洛斯基近來的著作相關而擺在黨前面的任務。

一 關於十月暴動的幾件事實

首先就說到十月暴動。有一部分人在黨員中間，正用勁散佈這樣的謠言：似乎在一九一七年整個的中央都是反對暴動的。又說：當十月十日中央通過了組織暴動的決議時，起初，中央大多數都是反對暴動的；可是，在這個時候，恍惚突然躡進來一個工人，跑到中央會議處說：『讓你們決定反對暴動吧，我要告訴你們，不管怎樣，暴

動總是要發生的」。似乎中央是一個怯懦無用的，受了這個威嚇以後，纔重新提出暴動的問題，通過決議，要組織暴動。同志們，這決不是一個簡單的謠傳。有名的雷特在『震動世界的十天』一書中正是這樣描寫的，說到雷特，他與我們的黨是離得太遠，自然不能知道十月十日我們舉行秘密會議的歷史；正因為這個原故，他便上了蘇漢諾夫先生底鈎子，因為這個誣蔑恰是出自蘇氏之口。在托洛斯基派所撰述的許多小冊子中，將這個故事相互傳遞重複起來：而西爾根同志所著的論十月革命這本小冊子，正是依樣畫了葫蘆。托洛斯基在其最近的言論中也擁護這些謠傳。諸如此類的阿拉伯式流言之不合乎實際，在中央會議上完全沒有這一回事而且也不能夠發生這回事，這是無須證明的。因此，我們對這些荒謬絕倫的流言，是可以不必過問的：難道在反對派及與黨十分疎遠的人們辦公室裏所製造的此類謠言，還嫌少了嗎？直到現在，我們確實抱了這種態度：例如，對雷特底錯誤就沒有加以注意，沒有設法將這些錯誤改正。可是，在托洛斯基最近所發表的言論以後，我們對這些無稽之談就不能不過問了；因為，現在正有人企圖以這些無稽之談來教育青年，而最不幸的，便是他們在這方面已收到了一些效果。因此，我應將實在的事實拿出來和這些謠言相對立。

我引中央一九一七年十月十日會議的記錄作證。出席的有下列諸同志：列甯，季諾維夫，加米業夫，斯大林，托洛斯基，斯威德諾夫，烏里次克，謝任斯基，可倫泰，布伯諾夫，斯可尼可夫，洛母夫。所討論的問題即目前時局與暴動。討論後，表決列寧同志關於暴動的決議。這個決議案以十票對二票通過。中央大多數，十票對二票決定了轉變到組織暴動的直接的實際工作。看來是很明白了。在這個會議上，中央又選舉了指揮暴動的政治中心組織，名為「

政治局」，其成分如下：列寧，季諾維夫，斯大林，加米業夫
斯基，斯可尼可夫和布伯諾夫。

事實便是如此。

這些記錄一下子打消了幾個流言：說中央大多數似乎都是反對暴動的；說在暴動問題上，中央彷彿是幾乎發生分裂。從記錄中可以明顯地看得出來：反對即刻實行暴動的兩位同志——加米業夫與季諾維夫——與其他暴動的擁護者一樣加入到政治上指導暴動的機關。有什麼分裂之可言呢！

托洛斯基向大家聲稱，說加米業夫與季諾維夫是我黨十月暴動時代的右翼，幾乎是社會民主黨。可是，在這種情形之下，黨何以沒發生分裂；加米業夫與季諾維夫和我們的分歧何以僅是繼續數日之久；爲甚麼雖然有這些分歧，而黨却將這兩位同志放在很重要的地位，選他們爲暴動政治領導機關內的負責人？這都難以解釋了。對於社會民主黨，列寧是十分無情的，這是黨中所知道的，若將有社會民主黨情緒的同志留在黨內而且放在很重要的地位，這是列寧所一刻一秒都不能同意的，這點黨也是知道的。黨爲什麼沒有發生分裂呢？

這就是因爲他倆雖與我們有些分歧的意見，但他們總不失爲老布爾塞維克，立在布爾塞維克主義共同基礎之上的。這一個共同的基礎在什麼地方呢？在於對革命的許多基本問題，觀點是一致的：關於俄國革命性質，革命動力，農民作用，黨內領導基礎等等問題，意見確是相同的。若沒有這一個共同的基礎，則分裂也許是不可避免的。分裂並沒有發生，分歧僅延持數日，因此，也只有因此，我們認爲加米業夫與季諾維夫兩位同志還是列寧主義者——布爾塞維克。

現在且講到另外一個謠言，說托洛斯基在十月暴動中有特殊的作用。托洛斯基主義者正加緊散播此類謠言，謂托洛斯基是十月暴動

底發動者和唯一領導者。托洛斯基全集底編輯人——林澤列兒尤格外用力散播這些謠言。托洛斯基本人呢，一味地瞧不起本黨，中央及列甯格勒委員會，將這些組織在暴動事業中的領導作用默而不言，却用勁地抬高自己，說自己是十月暴動中的中心人物。——這就是有意地或無意地促進了傳佈這些謠言，伴稱托洛斯基在暴動中有特殊的作用。自然，我絕不是否認托洛斯基在這個暴動中表現過重要的作用。可是，托洛斯基在十月暴動中并無任何特殊的作用，也不能夠表演出許多特別作用來，托洛斯基是當時彼得格勒蘇維埃的主席，僅是執行了黨機關底意旨，且托洛斯基底每一步驟都要此機關指揮。像蘇漢諾夫那類庸俗人，看起來或者是很奇怪的；可是，真正的事實恰是完全證明我的立論之正確。

看一九一七年十月十六日中央會議記錄吧。出席的有中央委員，加上列甯格勒委員會底代表，軍事組織，工廠委員會，職工會，鐵路工人各代表。除中央委員外，出席的有克里甯科，舒德曼，加里林，吳洛達兒斯基，史列布里可夫，拉氣斯等二十五人。所討論的是關於在實際的組織方面如何進行暴動的問題。列甯關於暴動問題的決議以大多數二十票對二票及懷疑者三票通過。選舉了實際的領導暴動的中心組織。誰當選為這個中心組織內的負責人呢？被選者有下列五人：斯威德諾夫，斯大林，謝任斯基，布伯諾夫和烏里次克。這個實際的中心組織有下列任務：按照中央指令來指導一切實行暴動的機關。因此，你們可以看到，在這次中央會議上發生了『很了不得的』一樁事，十月暴動的『發動者』，『中心人物』和『唯一領導者』——托洛斯基同志倒很『奇怪地』沒有選入這個指導暴動的中心組織。這和那種說托洛斯基有特殊作用的謠言相符嗎？難道蘇漢諾夫 托洛斯基派不說這個是有些『奇怪』嗎？其實，這裏

並沒有一點奇怪，因為當十月暴動時代，托洛斯基同志之對我們黨還算是一個比較新起的人物，自不能在黨內以及在十月暴動中表現任何特殊的作用。也和其他的負責工作人員一樣，他不過是執行中央和中央機關意志的一個執行者罷了。誰要是懂得布爾塞維克領導的系統，就不難知道，只有如此，才行得過去：只要托洛斯基同志稍破壞一下中央的意旨；馬上就要隔絕他對於事變過程的影響。說托洛斯基有什麼特殊的作用，不過是趨奉承性的『黨的』庸人所發佈的謠言罷了。

這並不是說，十月暴動沒有自己的發動者。不，十月暴動有自己的發動者和領導人。這恰是列寧而不是任何別人；當中央解決暴動問題時所通過的決議就是這個列寧所提出來的，祕密的環境並不能妨礙這個列寧成為暴動真正的發動者，這恰與托洛斯基用底言論相反。現在，企圖以祕密環境為辭，來抹煞黨底領袖——列寧為十月暴動的發動者這一件鐵的事實，這未免太愚蠢可笑了。

事實原來如此。

有人對我們說：就是這樣吧；可是，總不能否認托洛斯基在十月暴動時代是很會打仗的。不錯，在十月暴動時期，托洛斯基真是打得不壞。可是，不僅一個托洛斯基在十月暴動時打得不錯，就連當時與布爾塞維克聯合的左派社會革命黨員打起仗來也並不差。一般說來，在勝利的暴動時期，當敵人已處於孤立無援及暴動澎湃洶湧時，會打仗並不算什麼難事。在這個時期，連落後的份子都可成為英雄。但是，無產階級的鬥爭不是一往直進，在在勝利的。無產階級的鬥爭也有自己的折磨，有自己的失敗。真正的革命家並不是那些在勝利的暴動時期表現自家英勇的人，而是那些在革命為勝利的進攻時，既會打勝仗，同時，要能在革命退守時，無產階級失敗時，一

樣會表現自己的英勇，不垂頭喪氣，在革命失敗與敵人勝利時，不要張惶無所措手足，要能在革命退守時，勿狼狽顛倒，陷於絕望的境地。這樣才算是真正的革命家。在十月暴動時期，左派的社會革命黨員，幫助布爾塞維克，打起來並不算壞。可是，在布列斯特條約時，這些『勇敢的』戰將都張惶失措起來；而德帝國主義的進攻把他們都拋到絕望的網裏，弄得神經錯亂。這個誰人不知呢？在十月暴動時，托洛斯基是善戰的一個，一到布勒斯特時，革命受了暫時失敗，就沒有勇氣去在這個困難的關頭表現充分的堅定，而不步左派社會革命黨的後塵：這是一個無可懷疑的事實，正足令人悲嘆不已的。那時的局面是很困難的，須要表現特別的英勇和鐵一般的堅定，方不至灰心撒手，要及時而退，及時講和，將無產階級的軍隊從德帝國主義的打擊之下救護出來，保存農民的後備軍，而因此得到暫時的休養，再以新的力量來攻打敵人：這個道理，是無須爭辯了。可惜得很，恰在這個困難關頭，托洛斯基却沒有這種英勇的精神和革命的堅定性。據托洛茨基底意見，無產階級革命底基本教訓便是要在十月暴動時不要『畏縮不前』。這是不正確的，因為，托氏這種立論只含有關於革命教訓的一部分真理。無產階級革命教訓整個的真理，乃在於不僅要在革命進攻時不致『畏縮不前』，並要在革命退守，敵人佔了上風，革命受了失敗時也要不慌不亂。革命並不以十月暴動即告完結。十月暴動只是無產階級革命底開始。要使在暴動高漲時，張惶失措起來，自然是壞事的。可是，當奪得政權以後，革命受着嚴重的折磨時而手忙腳亂起來，那更是糟糕。在革命另一天來維持政權是和奪取政權同等重要的。假使托洛斯基同志在布勒斯特時期，當革命正處在難關幾至於喪失政權時，開始手忙腳亂起來，那他就應當知道：你把加米業夫與季諾維夫在十月暴動時所犯的錯誤引起來，

是一點也沒有益處的。

關於十月暴動所散佈的謠言之真象，便是如此。

二、黨和十月暴動底準備

現在且說到準備十月暴動的問題。

聽了托洛斯基底言論以後，可以令人想到，從二月到十月的整個準備時期中，布爾塞維克黨甚麼旁的事沒有幹，僅是踏步不前，忙於內鬪而且妨礙了列甯底事業，假若沒有托洛斯基，那末，十月革命將不知有怎樣的結局。托洛斯基在第三卷同一個『序言』中曾說到『無產階級革命的基本工具是黨』，『沒有黨，離開了黨，放棄了黨，則無產階級革命底勝利是不可能的』。而這個托洛斯基偏對布爾塞維克黨却有那樣奇怪的演說，豈不是有些滑稽可笑！假使『無產階級革命的基本工具』是不中用的東西，而同時，『沒有黨』便沒有任何勝利的可能；那末，我們的革命到底是怎樣得到勝利的呢？這是托洛斯基本人所不知道的。托洛斯基以這樣五花八門的奇品來款待我們，這不是第一次了。此類談論本黨的滑稽演說，想必也應歸算到托洛斯基那些『家常便飯』的奇怪東西以內。

我們且來很簡短地考察考察準備十月暴動的各個階段之經過。

(一) 黨之新方針的時期 (三月至四月)。這個時期有下列幾個基本事實：(一)推翻沙皇制度；(二)組織臨時政府 (資產階級專政)；(三)工人與兵士代表蘇維埃之產生 (工農專政)；(四)兩重政權；(五)四月示威運動；(六)政權的第一個危機。

這時期之特點，便是：資產階級專政與工農專政并同時同地存在，而工農專政對資產階級專政抱一種信任的態度，相信他的和平企圖，自願地將政權讓給資產階級而因此將自己變成資產階級的附屬物。

在這兩個專政之間還沒有甚麼嚴重的衝突。但，同時却有所謂「合作委員會」。

在俄國歷史上，這算是很偉大的一個轉變，在本黨歷史上也是一個非常的轉變。舊的，革命以前的直接推翻政府的綱領是很明顯而確定的，但這個綱領却已經不適合於新的鬥爭條件了。現在，再不能直趨而前地來推翻政府，因為這一個政府已經與蘇維埃聯繫着，而當時的蘇維埃是在護國派影響之下的，反對政府，又反對蘇維埃，黨窮不勝其戰爭。但同時又不能實行幫助臨時政府的政策，因為牠是帝國主義的政府。在這些新的鬥爭條件之下，黨必須採取新的方針。黨（他的大多數）很敏捷地走向了這個新方針。黨所採取的政策，是在和平問題上用蘇維埃來打擊臨時政府，且決定不立刻由工農專政這個舊口號進到蘇維埃政權這個新口號。這一個腳踏兩隻船的政策，是為的要在關於和平的這些具體問題上，使蘇維埃認清臨時政府的真正帝國主義的面目，以便能使蘇維埃脫離臨時政府。但是，這一個立場是非常錯誤的，因為他散播下許多和平主義的幻想，幫助了愛國派，阻難了羣衆的革命教育。我曾經和其他同志同意過這個不正確的立場，僅在四月中旬，我才完全拒絕了這個立場，而同意列寧的提綱。此時需要新的方針。列寧在其著名的四月提綱中，發揮了這個新的方針。我不來多說這些提綱，因為這是大家所共知的了。當時，黨是否與列寧有過分歧呢？是，有過分歧的。這些分歧支持了多久呢？不到兩個禮拜以上。列寧格勒黨組織全市代表會（四月下旬），通過了列寧的提綱，算是本黨發展中的轉變關鍵。

全俄四月臨時代表會（四月末）只算是在全俄範圍內完成了列寧格勒代表會的事業，將全黨十分之九都團結起來，環繞於一致的黨的立場之周圍。

現在，經過七年之後，對布爾塞維克黨內過去的分歧，托洛斯基却幸災樂禍起來，將這些分歧描寫得幾乎是布爾塞維克主義內部兩個政黨之間的鬥爭。但是，第一，托洛斯基未免將此事吹噓得太大；因為，布爾塞維克黨內這些分歧，並沒有引起任何小的震動。第二，假使我們的黨不許在自己隊伍中有任何分歧的意見，那末他早成了一個等級森嚴的政黨，而不是革命的政黨了，而且在過去的時候，如第三次國會時明，我們也發生過分歧，可是，這一個分歧，並沒有妨礙過黨內統一，這是大家知道的。第三，現在對布爾塞維克黨內已成過去了的分歧，孜孜於幸災樂禍的托洛斯基，在當時所抱的態度是怎樣呢？這大概不算是多事之問吧。托洛斯基全集編輯人林澤列兒向大家聲稱，托洛斯基三月從美國寫來的信比列甯所寫的遠方來信（三月）『要超越百倍』，遠方來信正是列甯四月提綱的基礎。『超越百倍』，說得如此乾脆。托洛斯基同志並不反對這個比擬，大概是謝而受之。可是，第一，托洛斯基的信與列甯的信以其精神和結論而言，『全不相同』，因為托洛斯基的信完全反映着托氏反布爾塞維克主義的口號：『打倒沙皇，政府是工人的』這一個口號，便是表示不要農民而實行革命。只要稍讀一讀兩類書信，便可明白到這點。第二，列甯自國外歸來後第二天，他就認為與托洛斯基分野，這一樣又作何解釋呢？列甯屢次聲明，謂托洛斯基所提出來的口號：『打倒沙皇，政府是工人的』，是企圖『跳過還沒有完結的農民運動』，這個口號是『以工人政府來奪取政權為兒戲』，誰人不知呢？

列甯的布爾塞維克主義的提綱與托洛斯基的反布爾塞維克主義的『以奪取政權為兒戲』的方案，能有什麼相同之點嗎？將丘陵與泰山相比，這不知道從那兒來的嗜好？林澤列兒同志讚頌托洛斯基的美國來信，謂遠駕於名震一時的列甯的『遠方來信』，將這個流言又

冒險地加到關於我們的革命的一堆舊謠言上面，究竟不知爲了什麼？
(註)

「笑官打死人」，這句話真不是白說了的。

〔註〕 還有一種散播最廣的謠言也屬於此類妄談之列，謂托洛斯基幾乎是國內戰爭前線上的獲得勝利的「唯一的」或者是「主要的組織者」。爲了不傷真理，我不能不向同志們聲明，此類謠傳是與實在情形不合的。我絕不想來否認托洛斯基在國內戰爭中的重要作用。可是我應當極堅決的聲明：我們勝利組織者的最高光榮並不只於單個的人物，而是屬於俄羅斯共產黨——我國先進工人之偉大，組織。不妨來舉幾個例子說明。高加克和丹尼金之爲蘇維埃共和國的主要敵人，這是大家所公認的。你們都知道：只有在戰勝了這些敵人以後，我們國家才能得到自由，也是你們所曉得的。歷史告訴我們，我們的軍隊之戰勝這兩個敵人，並不是依照托洛斯基所提出來的計劃。請你們自家判斷罷。

(一) 與高加克之戰。此事發生於一九一九年夏天。我們的軍隊向高加克進攻，出沒於烏發之間。在中央會議上，托洛斯基提議停止向泊羅河流域進攻，放棄烏拉爾，把他留在高加克手中，好從東方戰線上撤回一部分軍隊調到南方戰線上去。爭論非常熱烈。中央沒有同意托洛斯基的意見，認爲不能將烏拉爾和該地製造廠，鐵路線留在高加克手中，得使他在此地易於重整旗鼓，收集富農，再向窩瓦河直進，——首先應將高加克從烏拉山脊趕到西伯利亞平原；只有在此以後，才能向南方調遣力量。中央將托洛斯基的計劃攔下來了。托氏便請求辭職。中央沒有批准。總司令——萬澤紀斯是托氏計劃的擁護者亦辭